

「峇峇」與「娘惹」的認同政治： 以馬來西亞「峇峇復興運動」為中心的討論

李燕茹(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苗延威(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一、前言：「峇峇」與「娘惹」的昔與今

三寶山(Bukit Cina)¹位於麻六甲市郊區的小丘，在馬來文 Bukit 意為「山」，Cina 則是「中國」的意思，可譯為「中國山」。當地華人稱之為「三寶山」，而馬來人卻稱為「中國山」，這是因為「中國山」不僅是因為中國的友好使者鄭和曾經到此²，而且還蘊藏了馬來西亞最早史書《馬來紀年》中的一個美麗傳說。

據《馬來紀年》(Sejahtera Melayu)³，記載了一個明朝公主遠嫁麻六甲的故事，講述一位馬六甲使者結束訪華行程，準備回國時，明朝皇帝決定將漢麗寶(Hang Li Poh)公主許配給麻六甲蘇丹，請使者護送公主到麻六甲。抵達後，蘇丹滿速沙(Sultan Mansur Shah)對漢麗寶的天姿國色驚嘆不已，於是劃出一座小山，給漢麗寶建宮殿，安頓她和她的大批隨從(約 500 人左右)。這座山就取名為「三寶山」，而三寶就是鄭和。由於，漢麗寶和隨從當時都住在這座山上，並皈依伊斯蘭教。因此馬來人稱它為「中國山」。兩國聯姻以後生下的後裔，就成為馬來亞最早的「土生華人」，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之為「娘惹」。漢麗

¹ 三寶山目前也是中國以外最大的華人墳場，墓地達 25 公頃，山上大約有 12500 多座華人墳墓，其中大多數埋葬于明朝，有些墓地可以追溯到鄭和下西洋時代。馬來西亞政府在 1977 年和 1984 年欲徵用、剷平三寶山，以作為商業發展之用，立刻引起華人界大力撻伐，進行保護義山的活動。

² 歷史文獻記載，鄭和七次下西洋中，至少有五次經過馬六甲，許多馬六甲華人相信，三寶山就是當年鄭和駐紮的地方，三寶井正是鄭和為了讓軍隊飲水而開鑿的井，寶山亭則是為了紀念鄭和而興建。三寶山、三寶井和寶山亭，因此成為凝聚當地華人最重要的精神象徵。

³ 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英文譯作 *Malay Annals*，作者據說是柔佛王子拉惹蓬蘇(Raja Bongsu，西元 1571~1662 年)，後為蘇丹，是古典馬來文學中最俊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一部滿刺加王朝政治商業、社會和文化史料的要籍。書中敘述滿刺加王國興亡和列王的史事，描述許多傳說和神話，是代表馬來民族唯一的文獻。

寶的故事在馬來西亞家喻戶曉，並被改編為話劇和大型歌舞劇。至今，當地部分華人仍深信自己是漢麗寶公主的後裔。

然而，據《馬來紀年》記述，蘇丹滿速沙在位迎娶漢麗寶的時間是在 1456—1477 年間，而鄭和死於 1433 年，時間很顯然對不上。而明朝的皇帝姓朱，在中國明朝正史與資料方面都沒記載這重要的「跨國婚姻」，因此就算真的有中國女子嫁給麻六甲蘇丹，她也不可能是位公主，可能只是一位皇室貴族的女兒。但從漢麗寶許配蘇丹的故事也反應出明朝與麻六甲兩國的關係淵源深長，同時掀開華人離散到東南亞的歷史軌跡。

二次大戰結束後，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建國，對此區域內的國家擁有多元民族、語言和文化就顯得十分複雜，新加坡的華人佔了其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三以，根據該國 2010 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指出，約有 2,794,000 人；至於馬來西亞國內的華人，則將近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依 2010 年大馬人口普查及房屋報告的統計結果，共計 6,392,636 人。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個擁有多元民族的國度裏，各民族的文化與認同就顯得複雜，以華人文化來說，看似單一卻存在著不同的分歧，「峇峇」文化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長久以來，學術研究對東南亞華人的關注從未間斷，而近 20 年來對於東南亞「土生華人」的研究有著顯著的增加，如陳志明的麻六甲「峇峇」(Tan, 1988)，何英成的檳城土生華人(Ho 1986)，Teo Kok Seong 的吉蘭丹土生華人(Teo, 2003)，Jürgen Rudolph 的新加坡土生華人(Rudolph, 1998)，廖建裕的印尼土生華人(Tan, 1993)以及許多土生華人撰寫與自己社會文化有關的書籍或回憶錄(Suryadinata, 2004)等。

在本篇論文中的「峇峇」是複詞，有關其稱呼和緣由也有許多說法，一般「峇峇」都泛指東南亞地區的「土生華人」(Peranakan)或僑生，包括稱為「峇峇」的男性和稱為「娘惹」(Nyonya)的女性。他們最大的特徵就是講峇峇話，一種綜合閩方言與馬來文的混雜式語言。但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方面卻十分中國化。最初的「峇峇」是混血華人，早期中國男性到東南亞經商落足後，與當地的土著女子馬來族婦女為主通婚所生下的後裔。而這裡指的馬來族婦女涵蓋了所有東南亞地區講南島語系的民族，如馬來人、爪哇人、馬都拉人和峇釐人。

另有學者「峇峇」限定成「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專門指在檳城、麻六甲和新加坡(海峽殖民地)出生的華人，就是父親是華人血統，母親則是土著血統。如此定義不但把「峇峇」局限化了也具有政治性的意涵。因為在英國統治馬來亞期間，所有的文獻都把「峇峇」、「海峽華人」以及「土生華人」，視

為海峽殖民地出生的「華裔英國的子民」這定義也說明父親血統雖是華人，但政治上卻效忠英國。「海峽華人」具有政治性定義，存在於 1826 年至 1957 年，在馬來亞獨立後消失，對於「峇峇」這一社群卻依然存在。

二、「土生華人」與其他相關的稱謂

一般說來，研究海外華人的學者們都公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是多個元體。其中有個群體叫「土生華人」(Peranakan Cina)，有些人們稱他們為「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或「海峽出生的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男性土生華人)與娘惹(nyonya，女性土生華人)。一般的土生華人以及學者都把上述稱呼相提並論，其實，他們的含意有別。

1. 土生華人

廖建裕 (2005) 指出 Peranakan 是馬來語，如今是指以馬來語 (印尼語) 或當地方言作為家庭用語的土生土長的華人。一般上此詞是指那些外國男人與土著女人通婚者的後裔。目前仍無人知道這個稱呼何時開始起用。在 19 世紀阿都拉所寫的《阿都拉傳》並沒有 Peranakan 這詞，但有提到在英屬馬來亞有兩個 Baba。⁴他的兒子穆·依布拉欣寫了一部書，內有提起 Peranakan awak 形容當地出生的暹羅或緬甸男人與中國婦女所生的子女(Ibrahim, 1975: 90-91)。但是它的意義與我們通常的理解不同。其實，在 19 世紀中葉，Peranakan 一詞已頗為流行。根據 1856 年出版的字典，馬來人稱呼混血的華人後裔為 Peranakan Cina (Tan, 1993: 21)。後來 Peranakan 這詞變成了 Peranakan Cina 的簡稱，好像 Peranakan 現象只局限在華人族群了。印度族群中也有 Jawi Peranakan，他們是回教印度男人與馬來女人通婚的子女。雖然如此，由於土生華人的數目龐大，Peranakan 一詞無形中變成了與華人社會息息相關。

Peranakan 的現象其實也不局限在新馬，在東南亞區域，包括印尼及菲律賓，這種現象頗為普遍。不過，Peranakan 一詞也在印尼通行，在菲律賓則用 Mestizo (Wickbery, 1970)。然而，菲律賓的 Mestizo 與印尼的 Peranakan 有別。前者變成了菲律賓人，而後者則依舊被視為華人。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土生華人在身份認同上仍然是屬於華族。其原因很複雜，但是宗教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⁴ 例如 Chang (1981); Chia (1994); Khoo (1996); Lim (1996).

土生華人社會的出現是眾所周知的事。這是由於早期華族移民皆是單身或者是已婚但沒有攜帶配偶的男性。他們與當地土著婦女，尤其是名義上的回教徒(Nominal Muslim)或非回教徒成婚。他們的子女組成了具有華人與馬來人文化結合的新族群。這種混合文化與華族文化或馬來文化迥然有別。此文化的最大特徵是馬來語的應用。大部分土生華人的子女不能說華語，而只能用馬來語溝通。這種情形可在巴達維亞、麻六甲與新加坡看到。莊欽永的研究也顯示即使在新加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華人學校裡，在教華文時所用的媒介語是馬來語(莊欽永, 2001)。他們的服裝也是華人與土著的混合體。其實，土生華人婦女穿馬來服裝，並且梳馬來髮式。其食物也與馬來食品的成分相同，不過，華人喜愛的豬肉則加以保留。土生華人不但居留在爪哇島，也居住在爪哇以外的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然而，應該指出的，直到 19 世紀，Peranakan 這詞在印尼指的是華族回教徒(Karl, 1984: 87)。其實，在英屬馬來亞，Peranakan 也是含有相似的含義，它指的是印度與馬來混血的回教徒。在 20 世紀，當這詞套用在荷屬印尼或英屬馬來亞的華人社會時，它不再有宗教的含義。

外國統治者與說馬來語的族群用 Peranakan 一詞形容已部分被同化的土生華人。後來，華人本身也接受了這個稱呼。這種字眼是文化而不具有政治概念。

2. 海峽華人/海峽出生的華人

當英國統治馬來半島與新加坡時，土生華人被視為「海峽華人」。這是因為他們居住在於 1826 年成立的英屬「海峽殖民地」(檳城、麻六甲與新加坡)。嚴格說來，此詞指的是華人的出生地點而不是其文化特色。但是，有些人用此詞來形容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也有些人以「海峽出生華人」來形容「土生華人」。他們認為「海峽華人」都是出生在海峽殖民地的人士，因此他們用「海峽出生華人」來代表「土生華人」。

實際上，這種看法也不正確。因為不是所有「海峽出生的華人」都是「土生華人」。在海峽出生的華人中也有「新客」(即移民)華人，譬如說，在麻六甲出身的陳省堂是一位說中國話並以中文寫作的海峽出生的華人。⁵

講馬來語的族群與外國統治者用 Peranakan 稱呼土生華人，但是「海峽華人」一詞只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在馬來語中沒有同義詞。當馬來人稱呼土生華人時，則用 Peranakan Cina(土生華人)或「Baba」(峇峇)。

⁵ 陳省堂出生於 1861 年，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末活躍於新馬華文文壇，見葉鐘鈴 (1994)。

非受英文教育的土生華人也用「Baba」此詞作為自己族群的稱謂。無人能夠斷定 Baba 此詞的起源。很可能在荷人或英人南來前就已有此詞，可是它的應用並不局限於在海峽殖民地的土生華人。在蘇島的棉蘭以及爪哇（雅加達、茂物等），當地土著與華人都用峇峇（Baba）稱呼土生華人。

3. 「峇峇」與「海峽華人」

J. D. Vaughan 在 1879 年寫的有關土生華人的著作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

「在海峽出生的華人叫「Baba」，以區別那些來自中國的華人。「Baba」一詞，起初由孟加拉土著用於稱呼歐洲人的孩童。此詞也有可能由在檳城的印度犯人用在華族孩童身上，後來才通行起來。在道格拉斯閩語字典裡，「Baba」一詞被解釋成為來自海峽殖民地的混血華人。在海峽殖民地，此詞則用在出生於這些地方的華人，不論他是混血或者純粹。」(Vaughan, 1971[1879]: 頁數待查)

學者陳志明則認為，Baba 一詞源自中東 (Tan, 1993: 21)。

「Baba」一詞指土生華人，不僅通行於海峽殖民地，在北蘇門答臘與西爪哇，在殖民時代也很普遍。也許這是因為西爪哇（包括雅加達）華人與新加坡華人交往頻繁，而蘇北（包括棉蘭）與檳城的來往也密切。

「海峽華人」至今還有人沿用，但是此詞若用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即當海峽殖民地還存在時會更加適當。

在馬來亞獨立後，雖然還有「海峽華人」的後裔，很少人用此詞來稱呼土生華人，理由很明顯，「海峽殖民地」已不復存在，1963 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合併，海峽華人已經不再成為社會中的高層的人士。連英籍海峽華人協會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SCBA)，在 1964 年也改名為新加坡土生華人協會 (Singapore Chinese Peranakan Association)。⁶ Peranakan 以及 Baba/Nyonya 兩詞開始普及化，只有當人們提到歷史階段時，或者談起文化遺產時，「海峽華人」一詞才被人使用。Dr. Khoo Joo Ee 的英文專著：《海峽華人：一個文化史》(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1996)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海峽華人」是歷史名詞，因為它具有歷史上的區域的含義。然而，Peranakan 與 Baba/Nyonya 就沒有這種限制，同時使用的時間可能會更長些。近十年來的

⁶ 1966 年，此協會又易名為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土生華人協會)，見 Lee and Lee (1993:30)。

有關新馬土生華人的著作中，就常常以 Baba 或 Nyonya(Nonya) 作為書名。例如：Felix Chia 的《重新探討峇峇》(The Babas Revisited)(1994)，Queeny Chang 著的《一個娘惹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Nyonya)(1981)，以及 Shirley Lim 著的《一個女性主義娘惹的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1996)就是幾個例子。其實在新馬，Baba 與 Nyonya 這兩個詞的生命比在印尼要長些。

三、「標準的」Peranakan 或 Baba？

根據 John Clammer 所著《Straits Chinese Society》，他對峇峇的分析。他認為，「峇峇」族是一個與中國沒有聯係的社會，而且生活已經「土生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中國的舊傳統，但語言方面的「福建馬來話」(Baba Malay) 和生活的習性上的轉變，使到他們成為特殊的社群。

顯然的，要找到所謂「標準的」Peranakan 或 Baba 並不簡單，因為這兩詞的定義模糊。我們可以這麼說，Peranakan 或 Baba 是一連串的類型的華人，他們的共同點是「馬來化」。有些馬來化的程度高（例如麻六甲的 Baba），有些馬來化的程度低（例如檳城的 Peranakan）。馬來化包括應用馬來語，穿馬來服裝以及吃馬來食品。另外，廖建裕（2005: 22）指出，有些人以「峇峇」一詞來指說馬來語的華人，其實是很不正確的。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峇峇」：即麻六甲峇峇與檳城峇峇。（至於新加坡的峇峇，他們是由麻六甲的峇峇移民過來的，所以是麻六甲峇峇的分支。）麻六甲的峇峇常被當成是馬來西亞峇峇的典範，所以許多人以為峇峇都是說馬來語的。有許多人不知道檳城的峇峇是說福建話的峇峇。

他們被稱為峇峇因為受到馬來文化的影響。麻六甲峇峇的馬來語含有許多福建詞彙，而檳城峇峇的福建語含有許多馬來詞彙。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在語言上，檳城峇峇比麻六甲的峇峇更接近中國人。

由於這個緣故，有些作者認為檳城峇峇華人不是真正的峇峇。他們應用的語言是含有馬來詞彙的福建話。有這種看法的人是把麻六甲的峇峇當成是峇峇的唯一標準。其他人則認為，最正確的稱呼是「海峽華人」。雖然不少人仍堅持峇峇與娘惹的稱呼。而廖建裕指出至今印尼似乎還沒有看到印尼土生華人的研究上

用「Baba」或「Nyonya」作為土生華人的稱謂。此外，印尼也有自稱 Peranakan 的華人，非 Peranakan 的華人則被稱為“totok”，在爪哇語，也就是純的意思。

當海峽殖民地不復存在的時候，“Peranakan”變成了較受歡迎的名詞。這個定義對於已經融入廣大華社的土生華人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可是在今日的馬來西亞政治體系，Peranakan 變成了必要的名詞。另外，陳志明曾談到，閩南人有一句成語：「三代成峇」。根據這定義所有在馬來西亞出生的第三代華人都可以被稱為峇峇。這定義意指中國人在南洋生活超過三代，因為適應了當地的社會環境，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性不免帶有當地色彩，祖宗遺留下的傳統和文化已沒那麼「純」了。

四、「峇峇」社會與文化形成

「峇峇」社會的形成歷史並不明確。最常見的推論就是從 15 世紀左右，中國與南洋(包括麻六甲海峽一帶)的官方與人民開始進行頻繁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不過，中國當時實施海禁，遠赴南洋發展的華人，大都無法攜家帶眷，在此脈絡下，定居南洋的華人男子與當地馬來土著女子通婚而產生的後代，即通稱「峇峇」或「娘惹」。除了兩族的文化融合之外，還有血統上的混合。15 和 16 世紀，中國人在南洋的人數和資料，一直無法都有分歧說法也不一，但基本上已知道的事，15 世紀開始中國人對東南亞不只有頻繁的貿易往來也開始在南洋定居。

17 世紀，葡萄牙人有了較確實的數據更能確定華人定居在麻六甲。葡萄牙人里列利亞（de Eredia）就有詳細的記載當時馬六甲市內有一個「華人村」，（Campong Cina），而且還有漳州人在那裏⁷。此外，學者陳志明曾在其田野調查中，在麻六甲的三寶山上發現一個古墓，石碑上的文字如下「皇名顯考維弘黃公妣壽姐謝氏墓，壬戌年中仲冬穀旦，孝男黃子，辰同立」。陳認為，該墓應該立於公元 1622 年，並認為可稱為華人在 17 世紀初定居在麻六甲的證據。

另外根據陳烈甫在《東南亞華僑、華人、華裔》(1983)書中所提及當時東南亞華人的的人數：

⁷ 見 Emmanuel Godinho de Eredia, “Description of Malacca and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in three treatise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 part 1: 1-288, 1930, p. 19.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 原本出於 1613 年。Chincheo 即漳州語之漳州。

「葡萄牙人統治時期，馬六甲華人只有 300 或 400 人，荷蘭人佔領期間，人數增至千人；1825 年英國正式佔領麻六甲，人數仍然維持在千餘人左右，直到英殖民政府需要大量人開墾與發展，才開始大量招募中國南方勞工的結果，華人人數快速激增，據悉 1852 年就超過 1 萬人。」(頁數待查) 1852 年以後這也是我們所熟悉的華人移居到東南亞的歷史。

隨後 1874 年英國于霹靂蘇丹簽署邦咯條約，揭開英殖民勢力介入馬來半島的序幕，（1884 年馬來聯邦成立，1909 馬來屬邦成立），到 20 世紀初，整個馬來半島就落入英國手中，華人移民也就開始進一步增加，對土生華人所扮演的角色造成衝擊。

然而，土生華人即使在海峽殖民地也不是多數的群體。目前尚未有當時土生華人確切的統計資料，但是卻有海峽出生華人的數字。根據 1881 年的統計（見圖表一），海峽出生的華人有 25,268；1891 年，海峽出生的華人人數增至 34,757，1901 年和 1911 年海峽出生人數分別為 44,022 及 86,778 人。

圖表一：海峽殖民地出生的華人人數及其百分率(1881、 1891、1901、1911)

年份	1881	1891	1901	1911
州名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檳城	10,477	16,981	23,569	35,529
馬六甲	5,264	4,971	4,955	7,366
新加坡	9,527	12,805	15,498	43,833
總計	25,268	34,757	44,022	86,778

資料來源：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1 (Singapore, 1892), pp36-37, 46-47, 94-95, 134-35.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 (Singapore, 1902), p19;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printed in London, 1922), p95.

簡言之，據圖表一，19 世紀，中國移民（新客）尚未大量湧入，所以姑且可說這些海峽華人是土生華人。直到 20 世紀初，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開始穩健的成長，新移民留下落足生活，很明顯的使檳城和新加坡出生的華人人數增長快速。然而這些新移民的後裔和早期移民的後裔，文化上是比較接近「新客」而不是早期移民「土生華人」文化。

徵引文獻：

- Chang, Queeny, 1981, *Memoirs of a Ny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Chia, Felix. 1994. *The Babas Revisited*.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 Ho, Eng Seng, 1986. "Problems of Identity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aba Chinese in Penang." Honors essay for the major in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June.
- Ibrahim. Abdullah. 1975. *The Voyages of Mohamed Ibrahim Munshi*,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min Sweeney and Nigel Phillip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rl, A. 1984, *Steenbrink, Beberapa Aspek Tentang Islam di Indonesia Abad Ke19*. Jakarta: Bulan Bintang.
- Khoo, Joo Ee, 1996,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Pepin Press.
- Lee, Kip Lee, and Lee Liang Hye, 1993,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s*", 6th Baba Convention 26-27 (November).
- Lim, Shirley, 1996, *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 Rudolph, Jurgen. 1998,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Brookfield, USA, Ashgate.
- Suryadinata, Leo. , 2004 ,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 Tan, Chee Beng, 1988,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 Tan, Chee Beng, 1993,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hakti.
- Teo, Kok Seong , 2003, *The Peranakan Chinese of Kelantan : a study of the culture*. Kuala Lumpur, Asean Academic Pr Ltd.

Vaughan, J.D. 1971(1879)*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ckbery, Edward,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History", *Asia*, No.18 (Spring 1970), pp.1-15.

莊欽永，〈1819-1844年新加坡的華文學堂〉，臺北，2001年5月(未發表)。

陳烈甫，1983，《東南亞洲華僑、華人、華裔》。台北：中正。

葉鐘鈴，《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年。

廖建裕，〈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回顧與前瞻〉 何國忠主編《百年回眸：馬華文化與教育》，（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5）。